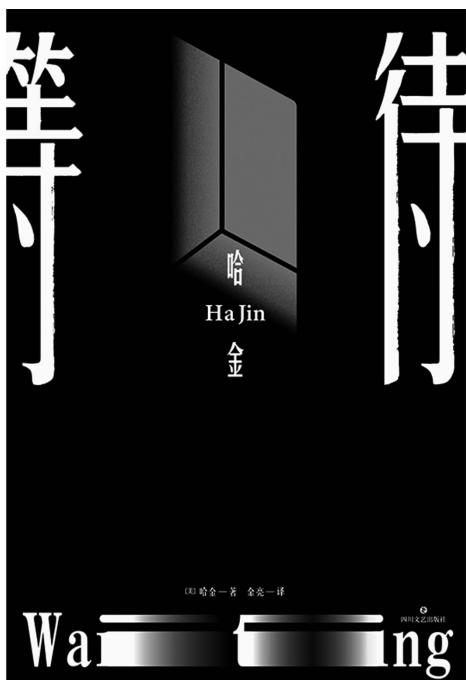


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主意



作者:「美」哈金(王立华译)
译者:金亮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每年夏天,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。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,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,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。年复一年,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,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。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。

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。今年夏天,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。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,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,结束他们的婚姻。探亲前,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,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。

孔林是干部,每年有十二天的假期。回一趟乡下要在两个镇上换火车、倒汽车,来回路上就要用去两天,他在家里只能待十天。今年休假前,他曾盘算,回了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。现在,一个星期过去了,他对妻子一个字也没提离婚的事。每次话到嘴边,又想咽到第二天再说。

他们家的土坯房二十年没变样,茅草屋顶,四间正房,三扇朝南的方窗,窗框漆成天蓝色。孔林站在院子里,面向南墙,翻弄着他晒在柴火垛上几本发霉的书。他想:不用说,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。我也用不着它们了,也许该送给侄子们。

他身旁鸡鹅成群,鸡昂头阔步地走着,鹅却摇摇摆摆。

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。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,茄子弯得像牛角,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。除了鸡鹅,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只奶羊。菜畦的西头是猪圈,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。起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,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。地头有个化粪池,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,再撒到地里。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。孔林别的不讨厌,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。淑玉在做饭,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。孔林家院子南头,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,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。

翻弄完书,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。院墙有一米高,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丫。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卷了边的俄语字典。他无事可干,坐在自家的磨盘上,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。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,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,却想不起准确的语法规则。没办法,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,纸页在微风中抖动。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,村民们在锄土豆。地太广阔了,村民们把一杆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,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。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,但是他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,不知道怎么干农活。

路上出现一辆牛车,上面高高地堆着成捆的谷子秸,随着牛车左右摇晃。拉套的是头小母牛,后腿有点瘸。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,快被蓬松的谷秸埋起来了。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。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,头戴蓝哔叽帽子,嘴里咬着烟袋,用短鞭轻戳辕辕小公牛的屁股。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。

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,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,自己也跳了下来。“杨大叔,谢谢啦。”她

冲车把式说了一声,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:“晚上见。”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。

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,冲他笑笑,但没说话。

孔林模糊地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,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。他清楚,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多间的亲热劲儿。

老头并没有喊:“伙计,咋样啊?”女孩子也没有说声:“大叔,好吗?”孔林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穿了军装。

“麻袋里装的啥?”他从磨盘上站起来,问女儿。

“桑叶。”她说。

“喂蚕的?”

“嗯。”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父亲说话。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。

“沉不?”他问。

“不沉。”

“要我帮一把吗?”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,能同他多说几句话。

“不用,我自己能背。”

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,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,轻快地走开了。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,露出点点嫩肉。她长得多么高大啊,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。

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。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不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。他觉得这不大可能,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。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,他很不痛快。小时候,她跟他那么好,每次探家,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。长大了,她变得沉默寡言,同父亲有了距离。现在她甚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,最多冲他笑笑。他很困惑:她真的恨他吗?她已经长大姑娘了,过几年就会出嫁,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。

事实上,在他这个年纪,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。他快到五十岁了,外表并不像个中年人。虽然穿了军装,但他看起来更像个地方上的干部,不像个军官。他白白净净,细嫩英俊,笔直的鼻子上架着副黑边眼镜。相比之下,他的妻子淑玉又瘦又小,而且还十分老相,细胳膊细腿的撑不起衣服,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。除此之外,她裹着小脚,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。她的头发挽成素髻,使脸显得更憔悴。她的嘴唇有些塌陷,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,并不难看。无论从哪方面说,这对夫妻都不相配。

“淑玉,咱们唠叨离婚的事儿好吗?”晚饭后,孔林问妻子。孔华刚走,去找朋友复习功课了。她想考哈尔滨的一所技校。

“行啊。”妻子平静地说。

“咱明天上县里?”

“行啊。”

“你总是说‘行啊’,可事后又变卦。咱这次能不变吗?”

她不吱声了。他们从不吵架,她总是听他的。“淑玉,”他继续说,“你知道,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。我一个人日子过得苦,我不是年轻人了。”她点点头,没说话。

“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?”他问。

“行啊。”

屋里又静下来。他拾起县里的报纸《乡村建设》,接着看下去,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。

淑玉在给女儿做衣服,用剪子和画粉在裁剪一块黑灯芯绒。从纸糊的房顶上垂下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,两只黄色的蛾子在围着灯泡打转。白墙上,灯绳的影子割开了一张年画。年画上,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穿着红色肚兜,骑在滚滚波涛中的一条大鲤鱼上。两床叠好的棉被和三个深色的枕头放在铺着席子的炕上,活像几个巨大的面包。

村南头水塘里传来蛙叫,蝉鸣穿过纱窗,透进屋来。有人在生产队队部敲钟,召唤社员们去开会。

二十一年前,也就是一九六二年,孔林还是沈阳医学院的学生。那年夏天,他接到父亲的来信。信上说,母亲病重,房子失修,父亲在公社干活,没有时间照料。父亲想要孔林尽快结婚,讨个老婆好照顾母亲。孔林很孝顺,同意让父母给他找一房媳妇。

他们请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媒人,寻了一个月,相中了刘家的大闺女。刘家刚从罗沟县搬到鹅庄。因为孔林在念大学,不久就能当上医生和军官,淑玉的父母也没要彩礼,很高兴能把女儿嫁给他。孔林的父母给他寄了一张淑玉的黑白照片,他就答应了这门婚事,觉得她是个模样周正的正常姑娘。她那年二十六,只比他小一岁。

说君子(14)

有德有才者谓之君子,这是对君子最通常的定义。所以我认为,能够志于道者和据于德者一定是君子的品行。然而,对于有德者以及志于道者,据于德者的君子不能抽象地谈,而当要落实到具体的德目之上。君子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者。中华传统美德尽管有许多,但能足以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、思维方式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当有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这十德。在中国传统文化,尤其是儒家文化看来,这些德乃是构成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名义和名声。诸德已然成为君子的名号矣。这些德都是根植于人的心性的。也就是说,诸德都是人性的体现。“君子所性,仁义礼智根于心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,此之谓也。值得注意的是,孟子这里将“君子”与“人性”、“君子”与“道德”直接联系在一起了。

(四)依于仁者为君子。

仁德作为儒家所有道德的全体大德或说核心价值观,这是为所有正统儒家所承认和贯彻的。“儒家者流……留意于仁义之际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“仁者,全体”,“仁者,体也”(《二程遗书》),此之谓也。既然仁德在所有的道德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,所以,对于她的坚守和践行自然就显得头等重要了。而作为诸德的体现者的君子,首当落实仁德亦成为当然之义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孔子才提出了他的那段名言:“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”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意思是说,君子如果没有了仁德思想,就不能成其为君子了。你配得上君子这个名号,你当要做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,哪怕是顿饭的时间,匆忙仓促和颠沛流离之时都不可做出违背仁德思想的事来。

1.人之异于兽者在于人有良心。君子首先是一个人,就其本性来说他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,包括与此相对的小人。在这个问题上,论述最为详备清晰的当推亚圣孟子。孟子对于“人”之性的揭示是通过一个特殊对象来加以完成的,这一特殊对象正是君子。而一般人最容易将人性理解为人身上所具有的所有天生的属性,例如饮食男女以及人的物理生理心理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欲求。“饮食者性也”,此之谓也。然而,孟子明确指出,所有这些的存在都不能被称作人性或说性。孟子说:“口之于味也,目之于色也,耳之于声也,鼻之于嗅也,四肢之于安佚也,性也,有命焉,君子不谓性也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,就是说,人对于味色声嗅以及舒服安逸的需求都是人的天性,能否得到那是由命运决定的,因此君子是不把人的这一生理自然之性叫做“性”的。实际上,孟子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,君子不将人的生理物理之性称为“人性”的。

那么,君子所性是什么呢?也就是说,君子是把什么样的东西称为“人性”呢?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,孟子是通过人与禽兽的比较后而给出了答案。孟子说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(《离娄下》),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别不同就一点点。“几希”的意思就是微乎其微,一点点,很少很少。而这一点点的“几希”恰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据。孟子正是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一点点。“几希”的意思非常清楚,所谓人性,当指只有人才具有的属性,而不是指人与禽兽所共有的那些属性。再简单地说,只有人独有之性才可被称为人性。而人所独有之性,孟子认为就是“良心”以及由此心而生出的仁义礼智等道德。而这种认知则又是由君子确证的。“君子所性,仁义礼智根于心”(《尽心上》),此之谓也。

由此可见,孟子对于人性的认证是通过君子之口来实现的。“君子不谓性”“君子所性”这两句话要特别引起注意的。所以,我们在认知以及定性孟子所谓人性及其性善论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站在君子的立场上来进行。换句话说,要进入孟子所谓“人性”的概念框架来认识人性及其性善论。具体说来,食色等生之性,君子不称谓性,即人之生者的那些属性君子不称其为人性。君子所称的人性乃是人根植于良心之中的以“仁”德为代表的诸种德性。于此,孟子才将君子所界定的人性定性为是善的。就此意义来说,孟子的人性本善论是有其根据的,是有其特殊所指的,是有其特定含义的。弄清楚了这一点,我们应该明确地承认和坚信人性本善!当然,如何去对待这一人的本善之性则又可分为两种人。一是一般人,一是君子。一般人的做法是舍去良心,而君子的做法是保存良心。

那么,君子如何保存住这个良心呢?这个时候,“仁”德又要出场了。



徐小跃(南京图书馆原馆长、
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)

国学玄览堂(53)